

001 老子道德經

郭店楚簡本

經名：老子道德經（郭店楚簡本），一九九三年冬出土於湖北荊門郭店一號楚墓，抄寫於戰國中期偏晚。本釋文根據一九九八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一書刊布的圖版和釋文注釋改進而成。以「」表示試補的缺字，不能補出的缺字用□表示，一個□表示一字。重文均轉寫為相應文字。為保持原貌，對通假字、錯字、衍文、脫文皆不加以指正。同墓出土的楚簡《太一生水》篇疑是解說《老子》的傳，故附於文末，以供參考。

甲

佞智弃𠄎，民利百𠄎。佞攷弃利，𦵏𦵏亡又。佞愚弃慮，民复季子。三言

以爲𦵏不足，或命之或𦵏豆：視索保𦵏，少𦵏鼻欲。江海所以爲百浴王，以𦵏能爲百浴下，是以能爲百浴王。聖人之才民𦵏也，以身𦵏之；𦵏才民上也，以言下之。𦵏才民上也，民弗厚也；𦵏才民𦵏也，民弗𦵏也；天下𦵏進而弗𦵏。以𦵏不靜也，古天下莫能與之靜。𦵏莫厚𦵏𦵏欲，𦵏莫𦵏𦵏𦵏𦵏，化莫大𦵏不𦵏足。𦵏足之爲足，此𦵏足矣。以𦵏𦵏人𦵏者，不𦵏以兵𦵏於天下。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𦵏。果而弗𦵏，果而弗𦵏，果而弗𦵏，是胃果而不𦵏，𦵏事好長。古之善爲士者，必非𦵏𦵏，深不可志，是以爲之𦵏：夜𦵏奴各涉川，𦵏𦵏𦵏奴𦵏𦵏𦵏，敢𦵏𦵏奴客，𦵏𦵏𦵏奴𦵏，𦵏𦵏𦵏奴𦵏，𦵏𦵏𦵏奴𦵏。𦵏能𦵏以束者，𦵏舍清。𦵏能𦵏以𦵏者，𦵏舍生。保此𦵏者，不𦵏𦵏呈。爲之者𦵏之，𦵏之者遠之。是以聖人亡爲，古亡𦵏；亡𦵏，古亡𦵏。臨事之紀，𦵏各女𦵏，此亡𦵏事矣。聖人𦵏不𦵏，不𦵏難𦵏之貨，𦵏不𦵏，復衆之所作。是古聖人能𦵏萬勿之自𦵏，而弗能爲。

𦵏死亡爲也，侯王能守之，而萬勿𦵏自𦵏。𦵏而𦵏𦵏，𦵏貞之以亡名之𦵏。夫亦𦵏智，智足以束，萬勿𦵏自定。爲亡爲，事亡事，未亡未。大，小之。多𦵏必多𦵏。是以聖人𦵏𦵏之，古𦵏亡𦵏。天下皆𦵏𦵏之爲𦵏也，𦵏已；皆𦵏善，此𦵏不善已。又亡之相生也，𦵏𦵏之相成也，長𦵏之相型也，高下之相𦵏也，音聖之相和也，先𦵏之相𦵏也。是以聖人居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𦵏。萬勿𦵏而弗𦵏也，爲而弗志也，城而弗居。天𦵏弗居也，是以弗去也。

道死亡名，僕，售𦵏，天𦵏弗敢臣。侯王女能𦵏之，萬勿𦵏自𦵏。天𦵏相會也，以𦵏甘𦵏，民莫之命天自均安。𦵏𦵏又名，名亦既又，夫亦𦵏𦵏𦵏，𦵏𦵏所不以𦵏。卑道之才天下也，𦵏少浴之𦵏江海。

又𦵏蟲城，先天𦵏生，𦵏𦵏，蜀立不𦵏，可以爲天下母。未𦵏𦵏名，𦵏之曰道，𦵏𦵏爲之名曰大。大曰𦵏，𦵏曰𦵏，連曰反。天大，𦵏大，道大，王亦大。固中又四大，安王𦵏一安。人𦵏𦵏，𦵏𦵏

天，天濔道，道濔自狀。天，墜之勿，兀猷圉管與？虛而不屈，適而愈出。至虛，死也；獸中，管也。萬勿方爰，居以鼻復也。天道員員，各復兀莖。

兀安也，易柴也；兀未菲也，易憊也；兀霏也，易畔也；兀幾也，易後也。爲之於兀亡又也，詞之於兀未亂。禽「抱之木，生於毫」末；九城之臺，甲「於壘土；百仞之高，始於」足下。智之者弗言，言之者弗智。閱兀逸，賽兀門，咏兀光，迴兀鉅，剖兀籥，解兀紛，是胃玄同。古不可曼而新，亦不可曼而疋，不可曼而利，亦不可曼而害，不可曼而貴，亦可不可曼而賤，古爲天下貴。以正之邦，以戟甬兵，以亡事取天下。虛可以智兀狀也？夫天多具章而民爾畔，民多利器而邦恣昏。人多智天哦勿慈記，濔勿慈章，眺愚多又。是以聖人之言曰：我無事而民自稟，我亡爲而民自蠱，我好青而民自正，我谷不谷而民自業。

禽惠之厚者，比於赤子。蟲蟲蝨它弗蠶，攫鳥猷獸弗哺，骨溺董柔而捉固，

未智牝戌之倉旁惹，精之至也。久日曉而不慧，咏之至也。咏曰稟，智咏曰明，瞋生曰義，心豈旣曰弼。勿壅則老，是胃不道。名與身，管新？身與貨，管多？資與貢，管病？佞悉，必大贖；厠贄，必多貢。古智足，不辱；智走，不念；可以長舊。返也者，道僮也；溺也者，道之甬也。天下之勿生於又，生於亡。柴而涅之，不不若已；湍而羣之，不可長保也。金玉涅室，莫能獸也；貴福喬，自遺咎也；攻述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乙

給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唯嗇，是以果。是以果備，是胃「重積惠。重積惠，則亡」不克。「亡」不克，則莫智兀死。莫智兀死，可以又賊。又賊之母，可以長「舊。是胃深根固柢」，長生售視之道也。學者日赫，爲道者日鼎。鼎之或鼎，以至亡爲也。亡爲而亡不爲。幽學亡惠。唯與可，相去幾可？兗與亞，相去可若？人之所繫，亦不可以不繫人。惠辱若繫，貴大患若身。可胃惠

辱？惠爲下也，曼之若繫，避之若繫，是胃惠辱辱繫。「可胃貴大患」若身？虛所以又大患者，爲虛又身；返虛亡身，或可「患？古貴以身」爲天下，若可以宅天下矣；悉以身爲天下，若可以迭天下矣。

上士昏道，莖能行於兀中；中士昏道，若昏若亡；下士昏道，大芙之。弗大芙，不足以爲道矣。是以建言又之：明道女孥，迨道女續，「進」道若退。上惠女浴，大白女辱，圣惠女不足，建惠女「偷，質」貞女愈。大方亡禺，大器曼城，大音鼎聖，天象亡基，道……

閱兀門，賽兀逸，久身不歪。啓兀逸，賽兀事，久身不歪。大城若夫，兀甬不甬。大涅若中，兀用不甬。大致若仙，大城若拙，大稟若屈。梟秀蒼，青秀然，清清，爲天下定。善建者不梟，善保者不兌，子孫以兀祭祀不中。攸之身，兀惠乃貞，攸之留，兀惠又舍；攸之留，兀惠乃長；攸之邦，兀惠乃奉；攸之天下，「兀惠乃溥。以爰觀」爰，以留觀留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虛可

以智天「下然？」以此」。

丙

大上，下智又之；「下」即，新譽之；「下」既，慢之；「下」即，「下」之。信不足，安又不信。猷啓「下」貴言也。成事述社，而百眚曰我自朕也。古大道變，安又急義；六新不和，安又孝孥；邦豕緡「亂」，安又正臣。

饒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坪大。樂與餌，恚客生。古道「之出言」，淡可「下」無味也。視之不足見，聖之不足辭，而不可既也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甬兵則貴右。古曰兵者，「不祥之器也，不」且已而甬之。鏑犢爲上，弗散也。諷之，是樂殺人。夫樂「殺人不可」以戔志於天下。古吉事上左，斃事上右。是以「下」甬軍居左，上甬軍居右，言以斃豐居之也。古殺「人衆」，則以恣悲位之，戰勦則以斃豐居之。

爲之者敗之，執之者遊之。聖人無爲，古無敗也；無執，古「無遊也」。斂久若詞，則無敗事豈。人之敗也，死於

「下」虞成也敗之。是以「聖」人欲不欲，不貴難戔之貨；學不學，復衆之所逃。是以能補壘勿之自朕，而弗敢爲。

附：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

大一生水，水反補大一，是以成天。天反補大一，是以成地。天「下」復相補也，是以成神明。神明復相補也，是以成會易。會易復相補也，是以成四時。四時復相補也，是以成倉然。倉然復相補也，是以成溼淖。溼淖復相補也，成戔而步。古戔者，溼淖之所生也。溼淖者，倉然之所生也。倉然者，「四時之所生也」。四時者，會易之所生。會易者，神明之所生也。神明者，天「下」之所生也。天「下」者，大一之所生也。是古大一贊於水，行於時，迤而或「始」，以己爲「壘」勿母。罷块罷涅，以忌爲壘勿經。此天之所不能殺，地之所不能蠶，會易之所不能成，君子智此之胃……

下，土也，而胃之地。上，燹也，而胃之天。道亦「下」恣也，青昏「下」名。以道從事者，必恣「下」名，古事成而身長。聖人之從事也，亦恣「下」名，古社成而身不

剔。天「下」名恣並立，古恚「下」方，不思相尚。「地道賤強」，天道貴溺，雀成者以森生者，伐於強，責於「弱」。何謂也？天不足於西北，「下」下高以弼。地不足於東南，「下」上「厚而壯」。不足於上者，又余於下；不足於下者，又余於上。

（廖名春釋文）

郭店楚簡《老子》釋文

甲本

絕智棄辯，民利百倍。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絕惡棄慮，民復季子。三言以爲文不足，故命之有所囑。視素保樸，少私寡欲。江海所以爲百谷王，以其能爲百谷下，是以能爲百谷王。聖人之在民壽也，以身後之；其在民上也，以言下之。其在民上也，民弗厚也；其在民前也，民弗害也；天下樂進而弗詘。以其不爭也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罪莫厚於甚欲，咎莫僉於欲得，禍莫大於不知足。知足之爲足，此恒足矣。以道佐人主者，不欲以兵強於天下。善者果而已，不以取強。果而弗伐，果而弗驕，果而弗矜，是謂果而不強，其事好長。古之善爲士者，必微妙玄通，深不可志，是以爲之頌：豫乎「其」如冬涉川，猶乎其如畏四鄰；嚴乎其如客，遠乎其如釋，屯乎其如業，

沌乎其如濁。誰能濁以靖者？將徐清；誰能牝以主者？將徐生。保此道者，不欲尚涅。爲之者敗之，執之者失之。聖人無爲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臨事之紀：慎各如始。此無敗事矣。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教不教，復衆之所過。是故聖人能專萬物之自然，而弗能爲。道恒無爲也；侯王如能守之，而萬物將自爲。爲而欲作，將正之以無名之樸。夫亦將知足，知足以靜，萬物將自定。大，小之；「多，少之。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爲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爲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」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猷難之，故終無難。天下皆知美之爲美也，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此斯不善已。有無之相生也，難易之相成也，長短之相形也，高下之相呈也，音聲之相和也，先後之相隨也。是以聖人居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而弗治也，爲而弗志也，成而弗居也。夫唯弗居也，是以弗去也。

去也。

道恒無名，樸，雖小，天地弗敢臣。侯王如能守之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也，以輪甘露，民莫之命而自均焉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之，知之所以不殆。道之在天下也，譬猶江海之與小谷。

有象混成，先天地生；清寥，獨立不亥，可以瀆櫨煜履浮未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吾強爲之名曰大。大曰折，折曰轉，轉曰返。天大，地大，道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灋地，地灋天，天灋道，道灋自然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與。虛而不屈，冲而愈出。至虛，恒也；守冲，篤也。萬物旁作，居以顧複也。天道云云，各複其根。

其安也，易持也；其未兆也，易謀也；其臚也，易判也；其幾也，易伐也。爲之於其無有，治之於其未亂。合「抱之木，生於毫」末；九成之臺，作「於壘土；百仞之高，始於」足下。知之者弗言，言之者弗知。閉其兌，塞其

門，和其廣，同其塵，畜其銳，解其忿，是謂玄同。故不可得而親，亦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亦不可得而賤，故爲天下貴。以正之邦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也？夫天多忌諱而民彌叛，民多利器而邦滋昏。人多智而奇物滋起，濫物滋彰而盜賊多有。是以聖人之言曰：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爲而民自爲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欲不欲而民自樸。

含德之厚者，比於赤子。蜂虿虺蛇弗螫，攫鳥猛獸弗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陽怒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不憂，和之至也。和曰常，知和曰明，隘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是謂不道。名與身，孰親？身與貨，孰多？得與亡，孰病？甚愛，必大費；厚藏，必多亡？故知足，不辱；知止，不殆；可以長久。返也者，道之動也；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。天下之物生於有，有生於亡。持而涅之，不若其已；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也。金玉涅室，莫能守也；貴富而喬，自遺咎也；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。

乙本

治人事天，莫若嗇。夫唯嗇，是以早服。早服，是謂「重積德」。重積德，則無「不克」。無不克，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則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「久」。是謂深根固柢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爲學者日益，爲道者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爲也。無爲而無不爲。絕學無憂。唯與呵，相去幾何？美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亦不可以不畏人。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「若驚」？寵爲下也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「何謂貴大患」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爲吾有身；及吾無身，有何「患」？故貴以身「爲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矣；愛以身爲天下，若可以去天下矣。」

上士聞道，僅能行之。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。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。弗大

笑，不足以爲道矣。是以建言有之：明道如字，夷道如類，進道如退。上德如谷，大白如辱，廣德如不足，建德如偷，質貞如渝。大方無隅，大器曼成。大音希聲，天象無埜，道……

閉其門，塞其兌，終身不晦。啓其兌，塞其事，終身不治。大成若缺，其用不敝。大盈若盅，其用不窮。大巧若拙，大呈若詘，大直若屈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，爲天下正。善建者不拔，善保者不脫，子孫以其祭祀不絕。修之身，其德乃貞；修之家，其德有餘。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邦，其德乃豐；攸之天下，「其德乃博」。以身觀身，以家觀「家」，以鄉觀鄉，以邦觀邦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「下然」？以此」。

丙本

大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譽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信不足，安有不信。猷乎，其貴言也。成事遂功，

而百姓謂我自然也。故大道廢，安有仁義。智慧出，安有大僞。六親不和，安有孝慈。邦家昏亂，安有貞臣。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故道之出言，淡呵其無味也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而不可既也。

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，「不祥之器也，不」得已而用之。鉅襲爲上，弗美也。媿之，是樂殺人。夫樂殺人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。故吉事上左，喪事上右。是以偏將軍居左，上將軍居右，言以喪禮居之也。故殺人衆，則以哀悲泣之；戰勝，則以喪禮居之。爲之者敗之，執之者失之。聖人無爲，故無敗也。「無執，故無失也」。慎終若始，則無敗事矣。人之從事也，恒於其且成也敗之。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。教不教，復衆之所過。是故聖人能專萬物之自然，而弗能爲。

附：郭店楚簡《太一生水》釋文

太一生水，水反輔太一，是以成天。天反輔太一，是以成地。天地「復相輔」也，是以成神明。神明復相輔也，是以成陰陽。陰陽復相輔也，是以成四時。四時復「相」輔也，是以成寒熱。寒熱復相輔也，是以成濕燥。濕燥復相輔也，成歲而止。故歲者，濕燥之所生也。濕燥者，寒熱之所生也。寒熱者，（四時之所生也）。四時者，陰陽之所生（也）。陰陽者，神明之所生也。神明者，天地之所生也。天地者，太一之所生也。是故太一藏於水，行於時，周而又「始，以己爲」萬物母。一缺一盈，以己爲萬物經。此天之所不能殺，地之所不能埋，陰陽之所不能成。君子知此之謂「聖，不知此之謂冥」。

下，土也，而謂之地。上，氣也，而謂之天。道亦其字也，請問其名。以道從事者，必託其名，故事成而身長。

聖人之從事也，亦託其名，故功成而身不傷。天地名字並立，故爲其方，不思相尚。「地道賤強」，天道貴弱，削成者以益生者，伐於強，積於「弱」。何謂也？天不足於東南，其西北高以強。地不足於東南，其上「厚而壯」。不足於上者，有餘於下；不足於下者，有餘於上。